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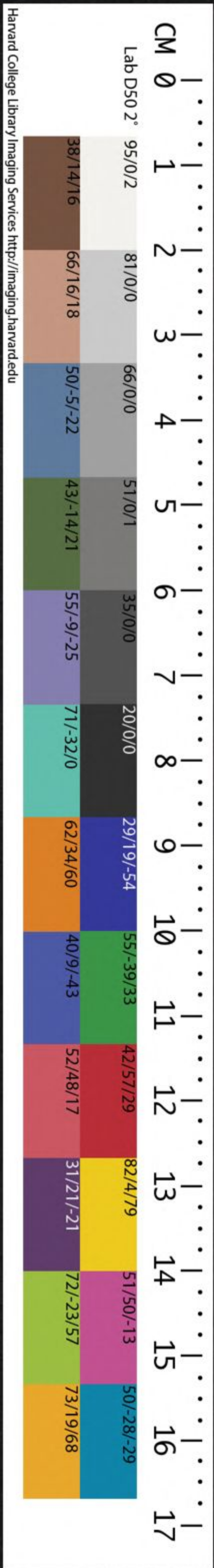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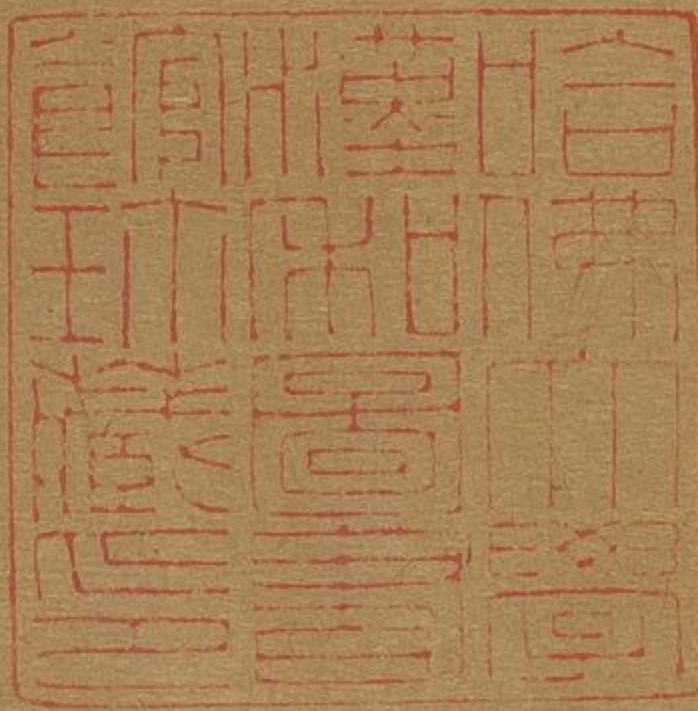
卷一百六十五之七十一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303

T2455.21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三鄭高權崔列傳

宋書卷九十四漢和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臣葉向高可奉

勅重校刊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

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

擢庫部郎中為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

法濇以罪為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

張彧大理卿鄭雲達為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

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聽其言
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
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
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史漏言疊二
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卽其
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
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
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涑至官刺史杜佑鄭綱執政
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
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贓

敗帝寢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
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
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微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
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
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
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
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
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
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

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
前載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
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度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
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
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
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
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諡曰貞帝以
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賜祿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
四朝其祿悉贖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
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

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
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
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
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
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
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
其不適時與從父細家昭國坊細第在南餘慶第在北
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
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予而朕直臣也可更相

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
涵請青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爲僕射避除國子博士
史館脩撰文宗立入翰林爲侍講學士帝使粹擷經史
爲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問之隨卽酬析無留
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斡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
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宣
四子處晦從讜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
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晦謂未詳更撰

明皇雜錄爲時盛傳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
魏扶皆泮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爲吏部
侍郎銓次明允出爲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
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
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爲
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爲刑部尚書久之
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
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
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

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
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謹檢校司徒以宰
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謹
卽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
郎趙崇爲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
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
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剽然日旁午
從謹旣視事姦無庾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
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
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

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謹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
諸葛爽入討從謹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
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
索繁仍從謹以餼醪犒軍克用諭謂曰我且引而南欲
與公面約從謹登城開勉感槩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
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謹追安
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
戰沙陀大敗引還卽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謹合
諸將命待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
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

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讜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貲從讜間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諡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處晦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扆於後生數稱譽之扆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摯善斷累破虜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

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

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

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
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
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
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旣至河南清靜惠下
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
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儻運勞凡迎
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
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
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
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

萬人產疹也故下無怨讟時請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
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
府緡帛人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
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
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
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
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
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餐以待頃之
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

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
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
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
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
漢也况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
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于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
官爲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
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
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

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縢所出固民膏
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
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
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
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
延英時閣中奏義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
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爲宣
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開勦
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爲
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

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
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
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旣相以爲御史大夫
帝嘗謂股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
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
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戶部尚書
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
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
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

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
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
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文則晦不治飾
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救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
慕王夷甫以不及爲靳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
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
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
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
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

譏譏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
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
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
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
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
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
以之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
士祿廩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旱帝多出
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
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羣

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爲左枉宜陛下以爲
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
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
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
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
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
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爲天子言故終爲相然疾
惡多所不容世以爲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刊繆博士
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
鏤石大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埤崔球張次宗孔

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齋綽

齋綽峭立有父風以門蔭進爲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齋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使坐貪吝貶秘書監尋拜同州刺史齋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卽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球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齋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

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秘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暉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後故事不異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

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累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
丞戶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
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
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
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卽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
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
又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
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
一旣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
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時尉安
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
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
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
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
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
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
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

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慄慄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靡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噢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

農有推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旣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

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
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
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
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
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
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
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
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
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
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
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銷
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
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會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
道以順天下未會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
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
勞人今興造趨急人徒竭作土木竝起日課萬工不遑
食息榜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戢
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
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
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

奏抵死郢引林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
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
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
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瑋
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
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于天
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
瑋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
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謂郢抗詞無
所愧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

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
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
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
顯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
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
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
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
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
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爲
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

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郢恭
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棗或勸盍如前人傳制
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
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
與鄭珣瑜同拜既叙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
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
咎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姘尹外倚姦同以攘天權然是時
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
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

有矣珣瑜一念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

重云

子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
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
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字
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
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
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劔南奏置有掌
書記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自興

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細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細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

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細草立太子詔細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細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細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大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細細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爲

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諡曰宣綱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孫顯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皐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

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雷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已功用宮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

齡質覈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又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貧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趨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

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踴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培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紉放者自謂技拭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旣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紉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

遷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變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旣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鐔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動否則疆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鐔無功又非姑息時一

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臯暮以運糧使盜軍與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

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頔之罪旣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爲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乂刊彙格敕旣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

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
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
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
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縉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
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
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
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
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偓等
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

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閔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
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
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
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
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
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
上書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
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澧王作讓羣奏大凡已當
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

議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
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
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
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輒然欲
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卽遣使諭旨若
須出敕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
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
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
則欺爲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
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
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
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
賦是時皇甫鏘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
其佞邪不可用旣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
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
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
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
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
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

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羣以是諷帝故縛銜之帝卒自相縛會羣臣上帝號縛欲兼用孝德爲號羣獨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縛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貢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克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羣羣失守左遷秘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刺史歷宜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使石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

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
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
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
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 監祭酒

臣 監祭酒

承直郎

司業

臣 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
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度支判官累
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
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
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

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
耽召為工部尚書耽納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
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
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
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
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途安
俄為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
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偽號而陰蓄姦謀
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謂館于外耽
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

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
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
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
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
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元靖耽嗜觀書
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
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
盛疆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
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為圖又以洮湟甘涼屯

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
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
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譔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
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
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
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
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
陽雜數罔不通其口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
相十三年雖安危八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
長每歸第對賓客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

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聲重然諾所交游皆一
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
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聲爲和親判官信安
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
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
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聲鄯州都督知留
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
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聲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
遣書求和希聲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壇

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會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
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
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驪答曰以貨
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
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
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
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
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
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
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
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
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剴決以戶部侍郎判
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拏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
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
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
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
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
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
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
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

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旣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

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爲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

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
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
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
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
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
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
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衢疏析屢閤以息火災朱厓
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
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
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舡艦遣
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
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
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至
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
佐故南宮傅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
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
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
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

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
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擢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
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
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嗇用度多署史權攝
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
少府職務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
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卽
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
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
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

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
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振西域宣
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
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覈寇害中國
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
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
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
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
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

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諡曰安簡。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據百家，侔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

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為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為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為治不曠，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子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既相，出為昭應令。遷太僕卿。子綜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為營方藥，羞膳及死，暮而泣。世

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侗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婿翰林學士獨狐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唯侗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太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侗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尉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侗不得謝帝矍然

始詔杖而暮著于令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侗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侗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侗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侗爲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芟蒲實皆盡侗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酒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留守

復節度劔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悰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鉉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粲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

與兄述休同死悰弟悒

悒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卒謹自廣陵來見悒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悒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悒之聞難完濬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悒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悒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悒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悒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悒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謹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

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悒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悒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悒約絳悒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悒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悒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謹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悒遷義成軍節度

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

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大冀州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疆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

成於鄯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哇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頽回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幸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

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孰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用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是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士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

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埤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一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

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郝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脩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

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

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侗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快快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顓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

賈餗語人曰得杜顓足敵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疏辭疾歸顓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止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旣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

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
綬鄭儋繼領大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
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
不及占後事軍大謹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
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
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旣除召授右拾遺
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文於牋奏制令
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鏘以言利辛與楚蕭俛
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
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

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
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
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
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
鏘旣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
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
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
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鏘薦楚爲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卽位進門下侍郎鏘得罪
時謂楚緣鏘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

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
令于翬等不償備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
路詔捕翬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
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
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
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卽
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
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
仁惠鑄諭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
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
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
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
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大
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
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
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領之旣草詔以
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
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監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
建權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
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

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卽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蹀血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疹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櫬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靈威普見昭洗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敕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諡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實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絢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絢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絢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頤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

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
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
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搃語曰至治未
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
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
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
書舍人龔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
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
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再拜司
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
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
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
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
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
其畏我甚高郵厓峭水狹若使荻艚火其前勁兵乘其
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
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
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食分兵
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

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愔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
謾辭謝絢曰數蒙赦所以未卽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
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卽請假勛節而敕湘曰賊已降
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
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郗厚本時
浙西杜審權使粟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
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旣師敗乃以左衛
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
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
八贈太尉子瀉渙渢

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
偃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
嗣位數爲人白發其事故絢去宰相因丐瀉與羣進士
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
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瀉家事
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
稍遷右拾遺史館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
交疏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
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爲人
子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

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
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
瀆居當時請之白衣宰相瀆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
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瀆亦懼求換它官改詹
事府司直總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
尹覲華陰令瀆亦湮阨不振死渙渙皆舉進士。渙終中
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太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
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遫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爲神
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淳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
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礮中而玉表歟綜絢世當國亦
無廷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白裴崔韋三李皇甫五列傳第九十二

宋宋祈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 裴 韋 崔 李 皇甫 五

承直郎

司業

臣 裴 韋 崔 李 皇甫 五 等 奉

勅重校刊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

硜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

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敏遂倚腹心進

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

從從狩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

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
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爲
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
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爲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
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
政引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
支院召爲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
疾其易出爲昭應令與尉交訴所昧京兆尹鄭叔則佑
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卽

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
計乃廣鈎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
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
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
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
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
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
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
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
偏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跋芍數

百項願以爲內廐牧地水草薦與苑廐等帝信之以
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
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
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
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
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
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
浴堂殿一棟將墜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
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
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_不良_良支_支此_此能_能言之按禮

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
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
用十一爲有_有職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
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
不乏况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
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
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
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
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
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媚

愈益厚延齡贊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旬獲乾隱
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
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
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帝離其直名曰和雇弗與
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
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
乃言措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
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
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
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
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儉
僞罔上帝怒乃罷贊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
惴延齡言贊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
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廩
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贊等朝廷震恐延齡
又補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
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贊忠具獄其母投訴光
順門匭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
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
元翰欲釋憾於贊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

寃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屬疾臥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

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亮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臥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父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爲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險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克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侷人主延齡實皆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墊髮經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芊于茅山起鄭隨布衣至補闕試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旣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諡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遷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峘府由工部郎中爲長安令政頗脩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爲卑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爲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梓辱之死於廷邃家告寃御史大夫崔縱請窮

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母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邃寃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廡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旣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匿而已嘗薦李錡爲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臥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卽家咨逮晚以妾爲妻具冕服行禮士人嗤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

判官遷斬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實知
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
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復不循法度貞元
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
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
調人窮無告至撤舍鬻其田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
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爲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
雖詖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
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
播爲三原令廷辱之惡萬一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
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爲
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警色見顏間權德輿爲禮部而
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
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
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獨人適相實格
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結取二十萬緡吏乞
貸臺輒死按之無罪者復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
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
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
賀以赦令內移死號州

皇甫鏞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爲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鏞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鏞以吏道進旣由聚斂旬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鏞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鏞與程異知帝意故數貢美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瓘爲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內其言鏞乃益以巧媚自固建相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鏞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繪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鏞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鏞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瓜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鏞乃

諧羣抑損微稱帝怒逐羣湖南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
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
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集
羣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楊
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
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含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
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
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
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
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鑄與道

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宦侍懼
以弒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鑄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
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鑄之貶前坊
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
外郎鑄弟鏞字鯀卿第進士鑄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
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鑄不悅乃求分司爲太子右庶子
鑄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
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
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

馬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
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爲
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賕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
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
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
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
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
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干頓奴客與民盜馬吏繫
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
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

乏歷虢州刺史李巽領鹽鐵奏以剽已擢御史中丞歲
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
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呵止盜賊不
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
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
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
也切於饋餉播引程昇自副昇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
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
尚書稍以貨賄結官要中外以爲言播薦皇甫鏞及鏞
用事更忌播而以昇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

尚書爲劔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錡播求還長慶初
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
所禪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
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
方旱歉人相食播倍斂不少哀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
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卽位卽拜檢校司空以王涯
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
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
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

李景讓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
冲闇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
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
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
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
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
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
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
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
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

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為淮南掌

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

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

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

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為失職拜禮部侍郎李齊

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

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

為集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

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

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

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

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

勢不從寘于法繇是層積咸出民賴以生召拔兵部尚

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

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

年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

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

訓諉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

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

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
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
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
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
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
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
耻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爲章陵鹵簿使東都留
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
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
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

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
國耆老朕有關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
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喪還命使
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
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
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
事令使者口質起具膀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
宣它譔集亦多炎終太常博士子鐸鏐自有傳起子龜
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

客多更住未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與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脩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堯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廕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儉巧于臣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尹大中中爲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旣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爲寇也忠武戍卒

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黃頭軍將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謀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檜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歲貢式始上輸大獮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官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猖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賊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

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爲向导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城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城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
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
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
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
終有爲而然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臣業向高

奉

勅重校刊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
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爲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
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
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
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

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
母喪解終喪爲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
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蔭常仲孺呂
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鈎黨事執誼
卽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
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
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
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旣爲所引然
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
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
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分北支
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壻故
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
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
嶺南州縣旣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
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試觀之崖
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
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
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趨贊叔文獨嘿然旣罷太

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馱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晙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異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卽絃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畢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

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爲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裒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爲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爲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爲太子羣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獻欷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鬪茸貌逴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爲帝所禮至出處

又不及伍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伍至柿林院見
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伍尤通天下賅謝
日月不闕為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
文既居喪伍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總北
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
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
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
曄者混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末州
刺史諫警敏嘗覽梁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
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

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秦字
安平有籌畫伍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
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為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
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
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
史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
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
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
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

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卽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諡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傳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

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曰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造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僖僖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

錫又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
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
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
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均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
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
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忤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
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又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
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
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
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

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
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
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
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
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
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
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
不振病無資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
雍頰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
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

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
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
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
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
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
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
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
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
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變四縣歲釋奠費
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

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入下州縣
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
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
養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
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
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
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
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
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爲禮部
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

服徒汝同一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
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
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
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
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爲
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人七代
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
北山後其地陜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
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
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

佑爲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
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
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
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
當大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
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畧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
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
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
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二遷殿中侍御史以事

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
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雅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
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
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
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
半道貶永州到馬旣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
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
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
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及及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
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

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
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
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
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
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
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
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
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
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居蠻夷中又慣
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

則肌革慄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今聽之恬
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
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
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
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
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
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
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
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
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
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
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
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疇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
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
太平人矣又詔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有罪者
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
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
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躬

軌事既墜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今黨與
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
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
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
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
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
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墜先緒以
是但然痛恨心骨涕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
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
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
慄慄然欷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
誠文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
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
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
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
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立墓
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
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
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

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
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
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
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
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
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
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
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
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
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
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
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
誅爲漢儒宗此皆壞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
恇怯澳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
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
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
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
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

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訟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

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閔闕會貶逐中轍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軼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伎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摠摠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

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
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
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
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疆有力者
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
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
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
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
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
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
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
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
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
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祇淫囂昏
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
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貞
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瘼煦寒以瘳以熙
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
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踴俾東之
泰山石闔作太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

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
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
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
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
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
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睎
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
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
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
用抵于元德徒奮祖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虜
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威墜厥緒無劉于虐人
乃竝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
庸威榮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
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
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祗敬用底于治
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
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
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乂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
戴唐未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
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爲貞符哉未

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
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
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
明濬深鴻尤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
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
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
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
于膚刃莫卑屠澤燠于鬢鬢炎以澣勃厥凶德乃毆乃
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
厚我糗糒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
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
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
曷依宜仁之歸濮鈞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
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乂曷徒祝之
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
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
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
往吝作賦自儆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
處卑汗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
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絜誠之

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
之爲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
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
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
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
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許謨以植
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
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
專茲道以爲服繞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
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
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垂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
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之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
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
夫重仍乎禍謫旣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
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麀麀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沂
湘流之汙汙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廻遭日霾曠
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聽噉噉之
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
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東洶涌之崩湍
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

繫焚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
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途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
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
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
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輒軻曩余志之脩騫兮今何
爲此戾也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
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
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
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旣多苟餘
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

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從
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
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
母子未決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
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
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
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
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
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
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

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
懷亦德州十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
碑以實之云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
尉精吏治爲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
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昇心計可任請
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
兩稅使昇起退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
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
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昇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
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昇以錢穀奮而至宰
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
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
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
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
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債而不復
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明卿才大夫惜
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杜裴李韋列傳第九十四

宋宋祈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狼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命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

所惡十朞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塔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濠黃裳使人謂

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濠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峻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咄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

士傳。養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刑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諡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旣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
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
侍郎鄭珣瑜委垪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
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
以情謂垪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曰人物
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
垪卽筆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
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
部侍郎帝器垪方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
甫罷乃拜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

大學士監脩國史垪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蜀亂厲精
致治中外機筦垪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旣當
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
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聞欲有關說帝憚垪誠使勿
言帝在殿中常呼垪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
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宄官垪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
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
光垪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
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垪權因探帝意自
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垪固爭以爲從史

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倚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瓘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瓘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瞿然徐乃許之瓘請祕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瓘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誦法

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瓘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瓘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惟瓘獎勵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瓘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

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均爲學士時引李絳崔
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貞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
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
脩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
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瘳乃罷爲兵部尚書均之進李
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
之會均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解
史任不宜員奏乃徙均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
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均始相
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
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脩撰否者直史館以隼六典
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
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均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
絳議斥武絳言均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
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均明倚任方篤尚不免疑嫌以
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
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
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

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

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激與相見當卽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洵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貽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臨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潘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潘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潘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說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鐔，以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鐔可兼宰相。潘遽以筆滅宰相字，署其處曰：

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之，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潘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潘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潘，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潘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潘，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潘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垠然，人物清整，是其清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

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
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中書侍郎依宗欲相之會卒
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為坊書郎擢賢良方正吳等補
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改鄒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
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
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
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
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
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
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

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
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中書遷禮部員外郎新
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
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為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為
之又劾忠義不宜汗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
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為
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進
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
以進退決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曰君異時當
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子時流議

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和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佗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爲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

可歲月下也亦不從以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二伯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一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顛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顛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心遣鹽鐵副使程昇督諸道

賦租異諷州縣厚斂以獻世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
異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
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
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後更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
與人交終歲無欵曲不爲偽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
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
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緡
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
遺故家無羨財

子澳字子裴第進士復擢宏辭十八靜寡欲十年不肯調

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
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
呈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
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
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祗廟
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擢
考功員外郎史館脩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
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寘皆爲宣宗禮遇每兩
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嘗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
卽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人房左

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卽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

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爲宰相知上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佗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寔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吏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盜簿書爲姦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旬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簿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

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爲學士時帝嘗曰朕
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澳
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
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
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
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
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
綢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襜袍覆而去其待
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乞解職每請帝

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
極於用九月九日帝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
綢卽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願
簪鼎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爲士
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
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
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
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旣謝輒解歸侍親疾調
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旣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

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裒不宜及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大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救中人葺之溫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脩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脩業矣帝乃罷

宦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款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

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
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
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
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
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
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
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
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卽上
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
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
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
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
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
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
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
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旣疾召親屬賦
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
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
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
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

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祐爲奏實稱善卽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均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綽經國體撥衰奮王苗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不可掩已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唐書卷一百七十

一高伊朱二劉范列傳第九十五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司業葉向直等奉

勅重校刊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
中再表其閭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
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
寇寧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
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武城都知兵

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
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
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
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
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卽斬以徇乃
西自閬中出卻劔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退守梓
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
不殺也至是歸康以勻雪崇文數康失守罪斬之鹿頭
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
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會雨不克攻明日
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高霞寓鼓之士扳緣上
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盡殺戍者焚其柵下瞰鹿
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
與崇文約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
道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
城二萬衆降執闢于方叔壻蘇彊遂趣成都餘兵皆面
縛送款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也師屯大達市
并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邢泚已降而貳斬于軍
衣冠脅汗者詣牙請命崇文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
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

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諮判以爲繁且蜀優富
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
節度使爲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
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憚於覲謁有詔聽便
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脩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諡曰
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
更隸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
將蔡平詔析上蔡郟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潁州拜承簡
刺史治郟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潁綿地二百里無復
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
走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政實民得
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
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芥反遣使責
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
門威震部中芥悉兵攻之宋有二城南城陷承簡保北
兩城數與賊确會徐州救至芥爲李質所執兵遂潰拜
兗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僕射入拜右
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承
簡請屯寧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諡曰敬
崇文孫駢自有傳

伊慎字寡悔兗州人通春秋戰國策天官五行書用善射爲折衝都尉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者旣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江西路嗣恭討哥舒晃以慎爲先鋒疾戰破賊斬首三千級下韶州戰把江口水湍駛乃爲梓賓薪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斬晃泔溪投連州長史知團練副使三遷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也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署漢南北兵馬使不受獨率所部破崇義於蠻水效俘三萬襄漢平功多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廢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爲

大將希烈恐爲臯所任遣以七屬甲詐爲慎書行反間帝遣使卽軍中斬之臯表列其誣未報賊泝江徇地臯授慎兵勞而遣與賊大戰破之收黃梅次長平殺賊將斬級千餘拔蔡山尤力遂下蘄州卽拜刺史封南充郡王天子在梁州包佶轉東南財糧次蘄口賊遣驍將杜少誠以兵萬人遏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相望偃旗以待少誠分圍之未合慎自中屯鼓之諸屯悉出奮擊賊亂少誠走斬別將許少華封其尸爲京冢漕無留艱進圍安州希烈之甥劉戒虛以兵八千來援慎逆擊于應山禽之示城下州開門降以功爲安州刺史

實封百戶攻隋州戰厲卿斬首五千級兪降李惠登卽
薦惠登爲刺史拜慎安黃州節度使吳少誠反詔領步
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兵當一面遇賊于三州港
營義陽戰于申斬首數千加檢校刑部尚書貞元末詔
安黃爲奉義軍卽爲奉義節度憲宗卽位以兵付其子
宥身入朝拜尚書右僕射改金吾衛大將軍以錢三千
萬賂宦人求帥河中事暴帝沒其半贓貶右衛將軍明
年念舊勞復檢校右僕射兼右衛上將軍卒贈太子太
保諡曰壯繆乾符中盜發其墓賜絹二百條瘞云

朱忠亮字仁輔汴州浚儀人舉明經不中往事昭義節
度使薛嵩爲裨將屯普潤開田峙糧以功擢太子賓客
朱泚亂率麾下四十騎至奉天封東陽郡王爲定難功
臣扈狩梁州爲賊鈔獲繫長安獄賊平李晟釋之奏隸
本軍累遷定平軍使憲宗立加御史大夫涇州將楊琦
謀拒詔爲亂方集諸校計事屋壞琦墜死乃授忠亮涇
原四鎮節度使本名士明至是賜今名隱覈軍籍得竄
名者三千人歲收乾沒十萬緡吏白耄卒不任戰者可
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涇俗
舊多賣子忠亮以財贖免者前後數百築潘原城有勞
改封丹陽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靈

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幼重遲不好戲常若有所
思度及壯策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
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
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劉曉大誼環上
其豪德宗異之環領陳許軍又從府遷累進營田副使
環卒上官況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況欲遁去昌裔
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
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況許諾賊攻堞
壞不得脩昌裔密造飛棚聯棚卽募突將千人鑿城以
出擊賊走之比還棚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國寧謀

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爲饗人賞二縑乃
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去以功擢況
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敗于激水引軍走
陳求入保昌裔登陴揖曰天子命君討蔡何爲來陳且
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
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改陳許行軍
司馬況卒軍中推昌裔有詔檢校工部尚書代節度命
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
治之少誠慙其軍亦禁境上暴掠者封彭城郡公元和
八年大水壞廬舍溺居人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左龍

武統軍召還京師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而重生
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臯
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贈潞州
大都督謚曰威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爲別將事節
度使韓游瓌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
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
召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
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及仄也固讓
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

請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
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
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
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
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它駁
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
虜保塞不敢橫初單于城池不樹希朝命蒔柳數歲成
林貞元末請朝時諸鎮不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
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王叔文用事謂其易制用爲右
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屯奉

天以韓泰爲副因欲使泰代之會不能得神策軍而罷
憲宗立檢校尚書左僕射復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檢
校司空出爲朔方靈鹽節度使遷河東率師討王承宗
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還朝改左龍武統軍
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諡忠武改曰宣武希
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
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王鏐字昆吾自言太原人始隸湖南團練府爲裨將楊
炎道潭與語異其才嗣曹王臯爲團練使俾鏐誘降武
岡叛將王國良以功擢邵州刺史臯之節度江西也李

希烈南侵臯與鏐兵三千使中潯陽而臯全軍臨九江
襲蘄州遂以衆濟表鏐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
候鏐小心善刺軍中情僞事無細大臯悉知之因推以
腹心雖家人燕居或預焉臯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
而遣鏐入城中約降使殺不從者翌日城開慎以賊降
乃已功不下鏐稱疾避之臯爲荆南節度使欲署府
少尹而上佐鄙其人乃復檄都虞候從臯朝京師臯奏
鏐文用雖不足而它可試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
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
千人隴右旣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

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鏐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擢容管經略使凡八年谿落安之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年利於市鏐租其廛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裒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琲與商賈雜出于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召爲刑部尚書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鏐檢校兵部尚書爲佑副厚事佑以悅之坐必就司馬聽事不數日遂代佑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爲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鏐能補完嗇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并麾尼師入朝鏐欲示威武傾駭之乃悉軍迎廷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鏐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卽除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鏐自見居財多且懼謗納錢二千萬李絳奏言鏐雖有勞然僉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爲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鏐當太原殘破後成雄富之治官爵所以待功功之不圖何以爲勸王播所獻數萬萬亦可以平章政事

乎不聽卒贈太尉諡曰魏鏐初附太原王翊為從子以
婚閥自高翊子弟亦藉鏐多得官又常讀春秋自稱儒
者士頗笑之善任數持下在淮南時嘗得無名書內韡
中俄取宅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
告窮驗示衆以神明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瑣無所遺
官曹簾壞吏將易之鏐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箬每燕饗
輒錄其餘賣之以收利故鏐家錢徧天下子稷歷鴻臚
以卽鏐在藩稷常留京師視勢高下輕重以納貨焉嘗
請籍坊以廣第今作復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鏐卒奴告
稷更遺占沒所獻表度為言言人言論殺奴長慶二年用稷

為德州刺史悉金寶勝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
因軍亂殺稷納其女為勝開成中滄州節度使劉約奏
稷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略亂為郡人匿養得不死送叔
泰京師文宗憫焉詔授九品官使奉鏐祀

孟元陽史失其何所人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
節度使時已為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屨而立于塗
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
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韓全義敗五樓
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
所部屯澱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

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徙帥昭義軍
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
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裒義兵討賊署牙
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
乘城指顧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殞之遂拔曹州累授
試金吾衛將軍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傜討之表爲
偏將與賊戰日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
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常侍馬日新以
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

劫其衆栖曜方游弈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
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
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爲
河南犄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
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
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
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
使十九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
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游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
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

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
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
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
乃進賊遂出奔累遷嶺南節度使蠻落安之家積財交
煽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
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
徙河陽討劉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
合義成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矢陌刀賜
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卒贈司徒謚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從河南防禦

使張介然討安祿山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史朝義兵
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
陽江淮足兵執必來援今廩麴尚多若屑以食可支二
十日則救至岑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
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
中將用之會光弼卒還爲宋州牙門將李靈耀以汴州
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
卽馳奏請自將討賊故靈耀失助不得逞汴州平李忠
臣疾僧惠功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武節度使擢昌
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

都虞候玄佐攻濮州以昌攝刺史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提精卒守襄邑城陷翼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更改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西去陳五十里昌薄其軍大戰破之禽賊將翟曜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累實封一百戶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三百人乃行舉軍懼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歲餘改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

嶺

七城二堡旬日就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累封南

川

土十四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略

昌

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

率

墾田三年而軍有美食其械銳新邊障安寧及感

疾

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初城平涼當劫

盟後將士骸骨不藏昌始命瘞之夕夢若詣昌厚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出衣數百稱官爲賚具斂以棺槨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葬淺水原詔翰林學士爲銘識其所昌盛陳兵衛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邊兵莫不感泣

子士涇尚雲安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少卿家積財內結權近善胡琴故得幸於貴人後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猝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

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趙昌字洪祚天水人始爲昭義李承昭節度府屬累遷虔州刺史安南酋獠杜英翰叛都護高正平以憂死拜昌安南都護夷落嚮化母敢桀居十年足疾請還朝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入爲國子祭酒未幾州將逐泰德宗召昌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卽定憲宗初立檢校戶部尚書遷嶺南節度使降輯陬荒以勞徙節荆南召入再遷

工部尚書兼大理卿出爲華州刺史對麟德殿趨拜強
駭帝訪其所以願養遷太子少保卒年八十五贈揚州
大都督諡曰成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
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
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
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旣而有若女厲者
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遷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
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
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旣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

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
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前刺史軟柔每虜
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
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錄俯
僂前哭景略卽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虜容
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
于庭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
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術術有大臣風會河
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
鎮旣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自說有疾人

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憚，說愈不平。賂中尉竇文，謀毀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堦鹵邊，戶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藜藿，咸應未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儲稟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任迪簡，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天德李景略表佐其軍，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醢。景略用法嚴，迪簡不忍其死，飲為醕，徐以它辭請易之。歸，略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景略卒，舉軍請為帥，監軍使拘迪簡，不聽。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使者察變，具得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散騎常侍，入為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張茂昭以易定歸，擢迪簡行軍司馬代之。大將楊伯玉據牙不納，衆殺之。別將張佐元復叛，迪簡斬以徇。乃入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茂昭奢縱，後公私屈，更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軍中感其公，請安臥內。迪簡乃許。三年上

下完充以疾入除工部侍郎不能朝改太子賓客卒贈
刑部尚書諡曰襄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
儒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峘
伐劉展署爲部將效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
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穎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
襲賊倉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
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真拜刺史兼
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
將千人鎮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

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
卽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
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曆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
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
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始爲我了杲事且
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
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
福追討未至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
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
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

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賜具衣宮錦十雙久之
詔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
兵會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
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鎮咸陽且留
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
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
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
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
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
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兒
子將米百車饑之贖魏人自賣者以給資遣之爲社亞所
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
詔圖形凌煙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
等詣延英門論表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
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
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
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蒞
凡九州皆有惠愛初在泗州遇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
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使者爲我白公妻
老且醜不足恩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末微中爲北延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爲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爲家所賣轉爲渾瑊童奴字黃岑性敏慧有旅力善騎射能讀左氏春秋瑊愛養之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女固從瑊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賊突入東壅門固引銳士長刀殺賊數十人曳車塞闔賊不能入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邠寧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邠寧朔方爲一軍議以李朝采爲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邠軍咸曰如詔數日後劫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念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又在散位數爲儕類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憲宗時檢校尚書右僕射入爲右羽林統軍卒贈陝州大都督

郝玘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玘出或謂璘曰玘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

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今若用玘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爲？璘遂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玘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西陲盡亡，寰內爲邊郡。每虜入寇，驅井閭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玘爲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玘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剝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涇原行營節度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玘身鑄金象，令于國。日得生玘者，以金玘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征伐有功。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虜畏憚之。終右神策大將軍。」

史敬奉者，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追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遜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彊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

出輒分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玘皆以名雄邊良輔者後為隴州刺史朝廷遣使至吐蕃虜輒言唐家稱和好豈妄邪不爾安得任良輔為隴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七十終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李烏王楊曹劉石列傳第九十六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以其地為雞田州世襲刺史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兄也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臨洛戰洹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元

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都將時
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檢校工部尚書
爲振武節度使賜姓以光寵之別詔光顏拜洛州刺史
弟兄榮冠當時光進徙靈武卒年六十五贈尚書左僕
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
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貫貯納管鑰於奴光進命
及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
如初

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歎其天資稟健已所
不逮長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
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
高崇文平劔南數奉旗蹈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
史大夫歷代洛二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以陳州刺史
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始踰月擢本軍節度使詔以其
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澉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
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
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
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
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宣慰
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

破賊小澗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
重胤中矛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澗河之
堡可乘且重胤不可破遣大將田穎宋朝隱襲其城夷
之賊失贅聚弘怒不救重胤違節將戮之舉軍
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知其然卽矯詔
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
弘使曰違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
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
入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
敗賊於郾城死者什三數其甲凡三萬悉畫雷公符斗

星署曰破城北軍圍守將鄧懷金大恐公董昌齡因
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皆質賊有如
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至公迎破
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印懷金率諸
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蹇縱
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乃飭名姝
教歌舞六博襦襦珠琲舉止光麗費日鉅萬遣使以遺
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
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
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

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施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董重質奔泗曲軍降愬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德殿賜與蕃渥命宴其第

歸芻米二十車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使許以忠武兵自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拔斗門斬數千級上言許鄭兵合不可用遂復鎮忠武吐蕃入安徙邠寧軍時虜毀鹽州城使光顏復城之亦以忠武立從初田縉鎮夏州以叨沓開邊隙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郝玘力戰破之光顏聞賊至料兵以赴邠人慢言怙怙騰諫不肯行光顏爲陳說大義感慨流涕聞者亦泣下遽卽路虜走出塞穆宗立召還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軍齊況不貲以寵示羣臣俄徙鳳翔帝將伐鎮州復還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官班餞帝御通

化門臨送賜珍器良馬玉帶光顏提軍深入而餽運不至有詔以滄景德棣州益之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辭兼領亦會赦王廷湊復所治李宓亂汴州詔總軍出討朝受命暮卽戎翌日拔尉氏與汴人戰琵琶溝未陣薄之賊走宓平進兼侍中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諡曰忠肅賜良厚及葬文宗以其功高復賜帛二千匹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勁悍常爲諸軍鋒故數立勳王仙芝黃巢反諸道告急多請以助守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元裕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有請以爲援率不報大將張自勉討雲南党項龐勛亂解圍壽州戰淮口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至是表請討賊詔乘傳赴軍解宋州圍威忌自勉成功請以隸麾下且欲殺之宰相得其謀不聽以自勉代元裕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爲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瓘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護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帝討淮蔡詔重胤

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再遷檢校司空進邠國公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爲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脩立時以爲宜討王廷湊也出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迕賊寢不制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

靜安授同捷充海以重胤者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懿穆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旣歿士二十餘人刲股以祭子漢弘嗣爵居母喪奪爲左領軍衛將軍固辭帝嘉許之

石洪者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後獨以石爲氏有至行舉明經爲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

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邪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爲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有李洪者世儒家珙獨尚材武有崖岸嘗至澤潞見李抱真欲署牙將聞其使酒不用都將王虔休曰珙奇士不能用卽殺之無爲它人得也抱真不納虔休代節度引爲將重胤禽從史珙將救之旣聞謀出朝廷乃止重胤愛其才討淮西也表爲行營都將終右武衛上將軍

王沛許州許昌人少勇決爲節度使上官況所器妻以女署牙門將況卒宅壻田佃脅況子襲領其軍謀殺監

軍沛知其計密告之支黨悉禽德宗嘉美卽拜行軍副馬而劉昌裔領節度奏沛爲監察御史有詔護況喪還京師帝召見歎息以爲功異等嫌昌裔所請薄謂沛曰吾意殊未厭爾歸矣方使別奏沛未至許拜兼御史中丞李光顏討吳元濟奇沛風槩署行營兵馬使使將勁兵別屯數破賊有功時詔書趣戰諸將觀望不敢度澗以壁沛引兵五千夜濟合流扼賊衝遂城以居於是河陽宣武太原魏博等軍繼度圍鄆城沛先結壘與賊對蔡將鄧懷金遂降蔡平加兼大夫復從光顏定淄青及光顏薨邠詔分許兵往戍沛又爲都將救鹽州敗吐蕃

以功擢寧州刺史徙陳州李齊之亂以忠武節度副使
率師討齊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進拜兗海沂密節度使
是時新建府俗獷驚沛明示法制蒐閱以時軍政大治
以檢校工部尚書徙忠武大和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
子逢從父征伐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馬使太和申入爲
諸衛將軍從劉沔石雄破回鶻於天德有士二千人未
嘗戰欲冒賞賜逢不與或爲請之答曰士奮死取賞若
無功而賞何哉武宗以逢用法嚴使宰相李德裕讓之
逢曰戰者前蹈白刃不以法人孰用命討劉稹也爲大
原道行營將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稹平加檢校右散
騎常侍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

楊元卿史失其何所人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時
時高論人謂狂生吳少誠跋扈蔡州元卿以褐衣見署
劇縣俄召入幕府又事少陽每奏事至京師頗爲宰相
李吉甫慰納元卿還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賊
黨惡而共構之判官蘇肇解救乃免然元卿陰撓少陽
事而輸款朝廷及元濟擅襲節度元卿欲困其財使不
振謬說曰先公吝于財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
之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又卑辭厚禮邀事諸鎮則諸
將悅庶幾助我吾爲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

許之既至則具條賊虛實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元濟
覺乃殺其妻并四子圻爲一棚射之肇亦被害憲宗拜
元卿岳王府司馬與李愬議僞置蔡州以元卿爲刺史
優納降附壞賊黨與元卿入見願假度支錢及亡奏請
不合旨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功且成若又以州與
元卿恐缺望生事議格更授光祿少卿蔡平超拜左金
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
賊爲人除害賊平我求得矣焉用寶止勿復言出爲汾
州刺史復入爲金吾長慶初鎮魏易帥元卿具道所以
成敗事穆宗又乃悟賜白玉帶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

狼發屯田五千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耨保垣以
守居六年涇人德之徙節河陽何進滔亂魏博元卿請
自齎三月糧舉軍出討文宗嘉美加檢校司空獻粟二
十萬石助天子經費進光祿大夫徙宣武軍太和七年
以疾歸東都授太子太保卒贈司徒然性儉巧所至聚
斂諧結權近故累更方任云子延宗開成中爲磁州刺
史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事敗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
全其宗叔死延宗於京兆府賜還田產

曹華汜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李迺送闕下節
度使董晉署爲牙將後避仇奔東都會吳少誠叛留守

王翊署華襄城戍將華浚隍埤堞日與賊搏數禽馘賊
憚之憲宗初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召至京師賜矛甲
繒錦還屯拜寧州刺史未行屬吳元濟不受命詔河陽
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之重胤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
大奔拔凌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棣州刺史州
與鄆比時賊略定滴河華遽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
募羣盜可用者貧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卻之
不敢北擢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爲三鎮其明年
兗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
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成有轉

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旣而出州兵乃闔門
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
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
華惡沂地褊請治兗許之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鶩
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
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
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
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李齊叛以兵取宋州華
不待命以兵逆擊破之齊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徙鎮義
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乃華嬖人華怒斷其頸以祭死

者卒年六十九贈左僕射華雖出戎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廝豎必待以誠信人以為難高瑀冀州蓆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曹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為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請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欲任之會其軍表句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鐘洩民賴不饑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寧軍以刑部尚書召辭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忠武卒于鎮贈司空瑀寬和居官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士人懷之

劉沔字子汪徐州彭城人父廷珍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東陽郡王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提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為神策將大和末遷累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

者悉頒所獲馬羊于戰卒築都護府西北四壘進檢校
戶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回鶻寇天德詔
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
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
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進屯鴈門關虜寇雲州沔擊
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議
者恨其薄又進金紫光祿大夫賜一子官虜殘衆走詔
沔追北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軍還次代州歸義軍
降虜三千使隸食諸道不受詔據滹沱河叛沔悉禽誅
之劉稹阻命詔稹不聽吐渝社沔素與張仲武不協時
方追幽州兵故徙義成會王宰逗留宰相李德裕表沔
鎮河陽以滑兵二千壁萬善居宰肘腋下激之俾出軍
稹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以病改太子少保不
任謁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贈司徒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毅善戰
氣蓋軍中王智興討李同捷收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
行無前初徐軍惡智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興懼變
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詔以爲壁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
素所善百餘人誣雄陰結士搖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
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徙爲陳州長史党項擾河西召雄

隸振武劉沔軍破羗有勞帝難智興久不擢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雖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不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卽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虜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謀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

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助彥佐是時王宰屯萬善劉沔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卽勒兵越烏嶺破賊五壁斬獲千計賊大震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分士伍繇是衆感發無不奮武宗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稹危感其大將郭誼密獻款請斬稹首自歸衆疑其詐雄大言曰稹之叛誼爲謀主今欲殺稹乃誼自謀又何疑雄以奄千人徑薄潞受誼降進檢校兵部尚書徙河陽初雄討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

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宣宗立徙鎮鳳翔雄素
為李德裕識拔王宰者智興于於雄故有隙潞之役雄
功最多宰惡之數欲沮陷會德裕罷宰相因代歸白敏
中猥曰黑山天井功所酬已馱拜神武統軍失勢怏怏
卒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不知光
顏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
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
勝愬烏能奮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總目

